

解构主义视域下《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类型融合与主体性救赎

陶秀

江汉大学人文学院

DOI:10.32629/jief.v7i9.18262

[摘要] 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以伪纪录片的形式,融合了科幻、喜剧、公路片与文艺片等多种叙事类型,是中国电影近年来在作者性表达方面的重要尝试。本文认为这部电影的深层价值在于其娴熟运用的解构主义策略,它通过类型范式的解构与重构,打破了传统类型的边界;通过对理想主义神话的祛魅,消解了宏大叙事;最终在解构的废墟之上借由一群社会边缘人的旅途,完成了对个体主体性的重新发现与建构,指出在价值虚无的现代困境中,人际间的情感连接与对存在本身的肯定才是真正的救赎之路。文章将从类型融合的叙事方式、解构主义的运用以及人物主体性的建立三个维度展开理论分析。

[关键词] 《宇宙探索编辑部》; 解构主义; 类型融合; 主体性; 存在主义

中图分类号: I235.1 文献标识码: A

The Type Fusion and Subjective Redemption of the Cosmic Explor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constructionism

Xiu Tao

College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movie "Cosmic Explor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combines various narrative genres such as science fiction, comedy, road movies, and art films in the form of a pseudo documentary, and is an important attempt by Chinese films in recent years in terms of author sexual express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profound value of this film lies in its skillful use of deconstructivist strategies, which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traditional genres through de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genre paradigms; By demystifying idealistic myths, grand narratives are dissolved; Ultimately, on the ruins of deconstruction, a group of marginalized individuals embarked on a journey to rediscover and construct individual subjectivity, pointing out that in the modern dilemma of value nothingness, emotional connections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affirmation of existence itself are the true path to redemption. The article will conduct theoretical analysis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 narrative style of genre f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deconstruction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aracter subjectivity.

[Key words] "Space Exploration Editorial Department"; Deconstructionism; Type fusion; Subjectivity; existentialism

前言

在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曾经坚固的现代性信仰正逐渐显露其裂隙,个体在宏大叙事失效后的精神荒原中面临着主体性失落的普遍困境。中国电影市场在经历类型化浪潮的同时,也涌现出一批试图回应这一精神状况的作者性作品。电影《宇宙探索编辑部》正是这样一部关照现实的作品,它表面是一场追寻外星文明的荒诞闹剧,内里却是一次对存在意义的严肃叩问。本文认为该片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更在于它娴熟地运用了解构主义的利刃,劈开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类型范式、理性神话与理想主义光环,并最终在解构的废墟之上完成了一次

充满温情的建构。为此,本文将深入影片的肌理,剖析其如何通过后现代的类型拼贴实现叙事上的间离,如何对科学与迷信、理想与虚妄的二元对立进行祛魅,以及它最终如何指引一群社会“畸零人”寻回被现代性所遮蔽的主体性微光。

1 类型的解构与重构: 后现代叙事策略的实践

《宇宙探索编辑部》在形式上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其将多种电影类型元素进行拼贴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影片并非简单堆砌类型符号,而是以后现代式的戏仿与策略对固有类型范式进行拆解,并在解构的基础上完成新的叙事融合。

1.1 伪纪录片形式对纪实与虚构的消解

伪纪录片作为一种特殊剧情片类型,通常模拟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如镜头晃动、构图失衡、焦点不实等,营造出“真实”的视觉效果。本片采用伪纪录片作为叙事基础,本身就具有解构意图。正如波德维尔所言,伪纪录片虽模仿纪录片模式,“但目的并非使观众误以为其内容为真实事件”。^[1]这种形式动摇了纪录片所代表的真实性权威,手持摄影、跳切剪辑、直面镜头的访谈等纪实手法,本应服务于真实记录,但在本片中却被用于呈现一个充满幻想与荒诞色彩的故事。影片用纪实外观与虚构内核之间的张力,从根本上混淆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使观众陷入不确定的审美体验,从而解构了纪录片的“真实神话”,暗示我们所见的真实实为一种叙事建构。导演孔大山曾表示,他追求一种“既暧昧又超越生活”的感受,这种暧昧性正是通过形式与内容的矛盾实现的。纪录片与虚构电影的界限模糊不清,尽管纪录片创作存在多种模式,但它与虚构电影之间仍存在显著差异。纪录片声称呈现基于观察的真实描述,而虚构电影则主要通过艺术手法构造故事,但随着纪录片的不断创新与发展,在实践中的纪录片偶尔也会融入叙事和戏剧性元素,使其与虚构作品的界限变得模糊。对于制作者而言,从内心情感出发的创作需求必然推动纪录片及其亚类型的边界不断扩展,进而继续模糊纪录与虚构的边界。^[2]

1.2 类型元素的拼贴与意义生成

在伪纪录片的框架之下,影片融入了科幻、喜剧、公路片和文艺片等多种类型成分。尽管被归类为“科幻片”,但相较于《流浪地球》《星际穿越》等“硬科幻”作品,本片更接近“软科幻”或导演所称的“民间科幻片”。^[3]例如,科幻元素在片中不再表现为高科技或星际战争的宏大叙事,而是被“降格”为一种民间化、简陋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探索行为。唐志军所进行的“科学”探索,更像是一种偏执的信仰仪式,与经典科幻片对理性与技术的推崇形成反差,从而解构了科幻类型的理性基础。影片中的喜剧效果多源于对崇高感的消解,以秦彩蓉为例,她作为团队中的“理性之声”,其角色功能类似于古希腊戏剧中的合唱队,不断以犀利的吐槽对唐志军的理想主义行为进行祛魅。当唐志军严肃阐述其宇宙观时,秦彩蓉的现实主义抱怨形成了一种巴赫金式的“降格”狂欢效果,将形而上的思考拉回日常琐碎,消解其神圣性。再比如孙一通对唐志军“吃饭只为维持生命”理论的直接否定:“老唐,以后你不要做饭了,难好吃”,用最朴素的感官欲望解构了唐志军为之建立的整套理性化解释,揭示了其理论的不堪一击与脱离人性本真,产生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公路片的结构被用来承载一群“畸零人”的精神之旅,他们的目的地并非地理终点,而是精神幻象。例如,唐志军的面部被三轮车“接孩子专用”的窗框住的镜头,暗示这趟旅程更像是一场成年人陪伴“未长大却已老去”的“孩子”所进行的过家家游戏,解构了公路片常见的成长与发现主题,转而指向一种循环且无果的追寻。这种将类型元素去语境化并重新拼贴的做法,体现了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影片通过类型杂糅创造出一种间离效果,使观众既因熟悉而感到亲切,又因范式颠覆而保持批判距离,

从而深入思考影片所探讨的哲学议题。

2 解构主义视角下的“祛魅”与意义重探

“解构”概念最初源于海德格尔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他认为一切现有概念皆可被拆解与重构。尼采提出“上帝已死”,主张重新评估价值体系,背叛理性与传统,这也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4]解构主义不仅是一种文本策略,更是一种哲学态度,即对一切稳定结构、中心意义与权威话语提出质疑,《宇宙探索编辑部》就是将这一态度贯穿始终,对科学、迷信、理想等概念进行了深刻的“祛魅”。

2.1 对科学/迷信二元对立的消解

影片巧妙地挑战了科学/迷信这一组经典的二元对立。唐志军代表的是对科学理性的极端崇拜,他试图用过时甚至牵强的科学理论来解释一切异常现象,而与之相对的是乡村中的民间信仰,如路上所见的神龛、香火,但有趣的是影片也并未将二者简单地评判为对错。例如孙一通回忆童年追看太阳的“怪异”行为时,乡村社会提供了“踩野坟”的迷信解释与“看医生”的科学方案,其父选择后者仅因“省事”。这一细节富有深意,暗示在具体生活实践中,科学与迷信并非对立的价值选择,而是人类面对未知与恐惧时采取的不同解释工具。片中无论是科学还是迷信最终都指向同一人类本能,即对未知的恐惧与对确定性解释的渴望。唐志军对科学的“迷信”与村民对鬼神的迷信,在心理机制上并无本质区别,影片通过并置飞碟模型与香火等意象,将两种认知方式等量齐观,彻底消解了其间的等级秩序,引导观众反思所谓“理性”的边界与局限。

2.2 对理想主义神话的祛魅与重构

影片对唐志军这一理想主义者形象的塑造同样充满解构色彩。传统叙事常赋予理想主义者悲壮光环,其坚持本身即具价值,但《宇宙探索编辑部》通过秦彩蓉的吐槽、现实处境的窘迫(如编辑部破败、经费紧张)以及旅程本身的荒诞性,不断为唐志军的理想主义“祛魅”,剥去其浪漫外衣,显露其偏执、迂腐甚至可笑的一面。他对外星人存在的执着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论坛中对奇异天象的胡乱分析却被他视为真实证据。他认为人类文明进化的唯一途径是找到外星人,外星文明将使人类纷争消失,这种对文明的悲观看法实则隐藏了他对人生与命运的迷茫与孤独。^[5]但是影片的高明之处在于其目的并非全盘否定理想主义,解构的最终目标不是摧毁,而是开辟新的理解空间。在完成对理想主义光环的祛魅之后,影片转而探寻其剩余价值,即理想主义作为一种生命冲动本身。即便唐志军寻找外星人的目标是虚妄的,但过程中所蕴含的对未知的好奇与对意义的执着求索,这种精神动力却是真实可贵的。唐志军最终在洞穴中的顿悟,并非获得外星文明的答案,而是意识到求索的意义在于与他者的连接,这使得他的理想主义从一种指向外部虚妄对象的偏执,重构为一种指向内心世界与人间烟火的真诚关照,从而在解构之后实现了意义的重新建构。

3 边缘人物的主体性建构与存在主义救赎

在解构了各类宏大叙事之后,影片将落脚点放在了个体主

体性的探寻上,主体性理论关注个体如何在各种社会权力结构中确立自我意识与存在价值。影片中一群“畸零人”,正是当代社会中主体性面临危机的典型代表。

3.1 现代性困境与主体性的失落

当代有部分年轻人在社会本身陷入加速主义下的巨大庸常下逐渐感受到“自我主体性的流失”,难以在既定社会轨道中找到自身的位置与价值,从而成为“边缘化”的存在。影片中的人物,如沉溺于酒精的那日苏、患有抑郁的晓晓,他们的“不正常”实则是对异化现实的一种消极抵抗,是主体性无法通过正常途径确立时所呈现的症候。唐志军形象尤为典型,他是一个未被成功“询唤”的个体,固执地停留在自己的世界中,他的追寻可被视为在主流价值体系之外,为确立自身主体性所做的一次绝望而勇敢的尝试。他通过看似荒诞的行为抵抗着被定义为“失败者”或“疯子”的符号秩序,顽强地证明自身的存在。

3.2 从他者性到共在: 主体性的重建之路

影片最终为现代人的主体性危机指明了一条救赎之路,这条道路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首先,“帐篷燃烧”事件象征性地展现了打破“心之壁”的必要性,晓晓将代表个人执念与伤痛的杂志和药物投入火中,选择与同伴围坐在更大的篝火旁,标志着人物从萨特式的“他者”凝视中的紧张关系,转向海德格尔式的“共在”温情,个体的主体性不再是孤立堡垒,而是在与他者的真诚相遇中得到确认与丰富。其次,“山中婚纱合照”成为主体间性的完美隐喻。这个临时组成的“家庭”,每个成员都带着自身的残缺,却在彼此的连接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形结构。这张合照象征完整的主体性并非自足的概念,而需在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实现,唐志军主体性中缺失的感性(秦彩蓉代表的世俗)、本能(那日苏)、亲子之爱(晓晓)和超越性理想(孙一通),在这个临时共同体中得到了补充。最终,影片的结论指向存在主义的终极关怀:存在先于本质。孙一通在洞穴中的反问:“如果他们大老远过来,也是为了问我们这个问题呢?”彻底击碎了唐志军对外部权威答案的依赖,使他意识到存在的意义并非由外

在“他者”赋予,而是由我们自身在“存在”的过程中,通过与他者的连接与选择来创造和定义。唐志军最终未能说出口的诗,化作无声的泪水,这泪水包含了对女儿的思念、悔恨,更是对存在本身的接纳与释然。门德尔松《乘着歌声的翅膀》的旋律,喻示着这份释然超越了语言的局限,抵达理解的彼岸,正如影片所揭示的:“我们存在在这里,就是意义本身。”

4 结论

《宇宙探索编辑部》是一部具有深刻后现代精神的作者电影,它借助解构主义的叙事策略,巧妙颠覆了传统类型电影的范式,而其价值远不止于解构。在瓦解一切看似坚固的意义之后,影片将目光投向在现代性荒原中漂泊的个体,致力于探索在价值虚无的困境中如何重建自身的主体性。影片以悲悯的视角和充满趣味与哲思的叙事,为身处同样精神困境的当代观众提供了一面映照自身的镜子,以及一份温和而坚定的救赎可能。它不仅是中国电影在类型探索上的一次成功尝试,更是在人文深度上进行的一次可贵探索。

[参考文献]

[1][美]大卫·波德维尔、克里斯汀·汤普森《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插图修订第8版)》,曾伟祯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403.

[2]谢波,赵子文.伪纪录片的叙事技巧、风格与边界研究[J].当代电影,2024,(12):46-52.

[3]郗欣萌.《宇宙探索编辑部》:类型杂糅、“伪科幻”与本土化[J].四川戏剧,2024,(11):101-104.

[4]苏曦晗.解构主义视域下内地荒诞喜剧电影研究[D].鲁迅美术学院,2023.

[5]李思雨.《宇宙探索编辑部》:魔幻现实主义下的荒诞性表达[J].声屏世界,2024,(15):51-53.

作者简介:

陶秀(2000--),女,汉族,山东济南人,硕士,研究方向:广播电视。